

一部能让你对新疆
无所不知的小说

冷残河·著



新疆探秘录

之 独目青羊
有多少事曾经暗中发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死亡笔记本.....	6
第二章 沙漠迷尸.....	14
第三章 濮矿 第三章濮矿.....	19
第四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生死记.....	25
第五章 阿斯鬼泉.....	32
第六章 狮身人面像.....	42
第七章 迷魂古墓.....	57
第八章 史前火翎鸟.....	67
第九章 穿越尸洞.....	80
第十章 西域汉宫.....	91
第十一章 鬼将军.....	101
第十二章 断玉秘术第.....	117
第十三章 西域鬼国.....	130
第十四章 远古图腾.....	142
第十五章 神秘穆寨.....	155
第十六章 诅咒.....	163
第十七章 活尸.....	180
第十八章 葡萄藤缠尸架.....	191
第十九章 大泽王墓.....	203
第二十章 幽冥鬼濮.....	234
第二十一章 丝路迷雾.....	253
第二十二章 失踪.....	265
第二十三章 丛林绝地.....	267
第二十四章 鬼影.....	281
第二十五章 地下探险队.....	310
第二十六章 森林里的运输机.....	330
第二十七章 羊皮卷密码.....	361

第二十八章 地下黄金城 367

引子

五十多年前，内战刚刚结束，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就已经吹到了祖国边陲，西域边疆、游牧圣地、茫茫大草原和起伏绵延万里的疆地山峦，也渐渐被人们揭开神秘面纱。新疆，古称西域，在逼近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里，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发展。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曾经生活了数十个大小民族，纵然有些民族在历史的卷轴里不过昙花一现，但是它们留传下来的文明，却延传至今。甚至有些民族部落，正史里根本就毫无记载，它们的名字和创造的文明，根本就不为后人所知，可是我们却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五十多年前的阿勒泰还是国民党统辖下的承化县，在那里居住着大量的哈萨克人。1949年9月陶峙岳同意和平解放新疆，通电全国，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接受共产党军队改编。与此同时，王震是上将，非元帅王震将军从兰州率领第一军团进驻新疆，不费一兵一卒全面解放新疆。当时举国欢腾，盘踞新疆几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接受解放军总部的改编，一些当地的地主武装拒绝收编，策动了一系列的反抗暴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都闹腾得不行。

可是，就在第一军团进驻迪化的时候，军团里分出来的一支小分队却只是稍事休整，就在当日晚上趁着天黑离开了迪化市中心。一行数十人，不到一个连的人马，沿着城郊向北行走，经过吉昌城和石河子，但都没有进城；他们行踪诡秘，似乎不愿张扬，专挑偏僻的小径和荒漠行军。那个时候，新疆疆域辽阔，交通不便，一行人走了半个多月，终于抵达承化，即现在的阿勒泰地区。

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进入承化，稍稍做了休整，准备充分了干粮，几个军官模样的中年人对着一张地图研究了半天，还找了当地的哈萨克原住民打听了当地的一些民俗，最后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离开了休整的旅店，一路向北，进了延绵万里的阿尔泰山。

他们进山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的踪迹。半个月后，解放军一个团的兵力进驻承化县城，这个团部也是解放军当时进驻新疆走

得最远的一支部队。他们进驻承化之后，立即安排接管当地军防任务，团长李长根端着一个从日军手里缴获的军用水壶在那儿喝水。

他的通讯员突然从院子外面冲进来，跌跌撞撞的还没站稳就啪嗒行了个军礼，大声道：“报告李团长，急电——”

李长根差点被呛到，他咳嗽了几声，盖上水壶的盖子扯着喉咙就骂了起来：“他奶奶的你个王二愣子，什么急电啊，整个新疆不是都和平解放了吗？”

通讯员王二愣子大声道：“团长，真的是急电！而且电报用的是我军最高级别的编码编译的，电报前面还加了几个字——”

李长根瞪了王二愣子一眼，道：“什么字？整得跟大头葱一样！”

王二愣子翻开文件夹，念道：“绝密——”

李长根脸色一白，招呼王二愣子进屋。李长根明白，像他这种级别的干部，能看到绝密电报，如果不是出了天塌下来的事儿，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可是在这当儿，能出什么天塌下来的事儿呢？

王二愣子念道：“总部绝密电文，承化李长根团部，速派两个连兵力进驻阿勒泰山南麓，搜索我军先遣队踪迹，十二个小时内速报搜寻结果。王密电。”

李长根愣了，王二愣子也愣了，虽然他们不明白上头为什么要派他们进山搜索先遣队的用意，可是这个来自总部的密电落款，王，却是任谁用屁股也能想出来的。

这是王震将军发的绝密电报。

军令紧急，李长根草草将部队进驻承化的程序交给副团长来操办，自己亲自带着两个精锐连急行军进入阿尔泰山，在广阔的阿尔泰山南麓，将部队分成四个小队，深入山区寻找密电中先遣队的踪迹。

一个星期之后，团部与李长根率领的两个连的搜寻队彻底失去联络，副团长带队进山，搜寻了将近一个月，两个连近百号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就连一丝布片也没留下。

副团慌了神，立刻向总部汇报情况，不日总部派人来到承化，进行彻底调查，可是查来查去，都没有丝毫线索。

可是有一天，阿尔泰山脚下的猎人向治安临时委员会报告，说在山脚密林里发现了一具骸骨。总部调查人员正准备撤离，一听情况，当即前去查看。

密林的树脚下，躺着一具侧卧的骸骨，那骨头白森森的就像草原上被鹰鹫啄食空了的大型动物。可是这里是阿尔泰山里面，树木高耸，鹰鹫怎么会来这里啄食呢？

更重要的是，总部调查人员从骸骨身下发现一张羊皮，羊皮上潦草地画着奇异的图案，猛一看，那图案似乎画的是一只羊头，而且是瞎了一只眼的羊头。最让人吃惊的是，这幅画画得虽然潦草，可是却将羊的表情表现得惟妙惟肖，那只羊似乎在笑，笑得诡异异常，让人看了简直想呕吐，背后不知不觉的就出了一层冷汗。

那猎人说，两个月前他曾来这里打过猎，却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异常，可是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让尸体彻底腐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是被动物啃噬，那骨骸至少也要有被损伤的痕迹啊。

而且，骨骸出现的时间，刚好是与那只先遣队进入阿尔泰山南麓的时间非常接近。

当天晚上，那具骨骸与画有羊头的羊皮一起被密封保存起来，被打上绝密的标志，加急送往迪化总部，随后又被送往北京封存。

这次事情之后，总部就再也没有调派过人手进入阿尔泰山，而原来的驻防部队也在几年之后调离。李长根与他的两个连的兄弟，还有之前那个先遣队的部队，就像尘埃一样散落在阿尔泰山之中，没有人再提过他们。

二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承化早已更名为阿勒泰县，驻防部队换了一批又一批，住在这里的哈萨克原住民早已习惯了军车一辆又一辆地离开，又一辆又一辆地开过来。可是有一天，在阿勒泰县北郊三十多公里的军区突然开来了几百辆军用大卡车。

卡车奔腾在干燥的土地上，尘土漫天飞舞，延绵数十里的车队如同掩藏在尘土里的巨兽，他们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冲向军区驻地。草

原上成群的野牛队跟着车队一路奔跑，黑压压一大片的野牛跑得地动山摇，情形蔚为壮观，临近放牧的羊群纷纷走避。

这支庞大的车队一直搬运了一个星期，才停了下来。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从草原边上开过来，开进军区总部大院，从车里下来一名面部黝黑的中年人，他的脸庞棱角分明，久经打磨的痕迹十分明显，一眼看上去显得干练老道。他穿着深绿军装，肩部带着金黄色肩章，肩章底版上缀有两条红色细杠和四枚星星，陆军大校军衔，最低也是个副师级人物。

中年人径直走进军区大厅，皮鞋叩击地板的声音铮铮脆响，在空旷的军区安全大厅里回荡。一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中年人漠然迎接卫兵标准到无可挑剔的敬礼，目光炯炯，直视前方。

他显得对这个军事基地非常熟悉，圈来绕去，最后坐电梯下到地下三层。电梯门打开，电梯门口一位女军官响亮地对他敬了个军礼，道：“王大校，您来了，军长在办公室等您！”

王大校微微点头，看了女军官一眼，示意前面带路。女军官带着王大校绕了几个走廊，按开一扇电门，王大校跟着她跨了进去。

书桌前的人已经头发花白，他正躬着身子在写一幅草书大字，那人笔走龙蛇，抑扬顿挫又行云流水，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十分到位。

女军官道：“军长，王大校来了！”

老者直起身子，将笔靠在砚台上，王大校双腿并拢，脚跟后叩，啪嗒行了一个军礼，道：“军长，王国辉前来报到！”

老者展颜一笑，道：“国辉，我们至少也有几个年头没见了啊，没想到一从‘文革’的大牢里出来，就摊上这么重要的任务！”

王大校沉声道：“王国辉请首长下达任务！”

老者拂手道：“国辉啊，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火爆的脾气，得改改。”

王大校低头，老者指着书桌上刚刚写好的几个大字，道：“国辉，这就是你们此行的任务所在啊——”

雪白的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四个大字，“独目青羊”。

老者深呼吸一口气，道：“国辉，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能力，而是此次深入阿尔泰山，的确是凶险万分。那十几名专家就交在你的手上了，你不但要完成任务，还要安然无恙地把这十几个人带出来，你明白吗？”

王大校疑惑地看着老者，老者叹了口气，道：“这个秘密，可能关系到历史的改写，也许我们都只是发掘这真正历史的探路者。”

老者看着午后斜阳，淡然道：“也可能是牺牲者，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一个月后，阿尔泰边疆军区地下基地里，会议室坐着不下十余名军官，宽大的空间全部由精炼钢架构成，空气里弥漫着冰冷生硬的气息。十余名军官皆是面无表情，肩章上大多数都是两佩镶红边饰加星徽标，他们盯着桌子上一份从牛皮袋里拆出的文件。

主持会议的将军咳嗽了一声，凝重地说道：“王国辉部十支探险特别分队全部失去踪迹，电讯设备更是于半个月前失去与地面联络，特别搜捕行动小组已经启动。但是根据目前情形来看，情况极不乐观。”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敲着桌子，道：“跟二十年前的情况一样，中央侦察连，李长根团的两个连为了完成任务，在阿尔泰山南麓彻底失踪。进了那个地方，就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上头要找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半个月后，搜寻队在阿尔泰山东麓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发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那人一身是伤，全身上下几乎没有完整的皮肉。那人就昏倒在山麓边缘，搜寻队将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经过查证，此人正是这次参与阿尔泰山探险的考古专家之一。经过一周的紧急治疗，该老者终于苏醒，可是与此同时，他的精神已经崩溃，在大山深处发生的一切，他都无法想起。

军区医院花了将近三年才治好他的伤，将他送回老家，半年后老人又恶病缠身，不治身亡。有关这一切的资料，都被军区整理进入档案，档案经过秘密渠道收入国家档案馆，档案级别为绝对机密。

而这一切，才只是整个故事的开始，有关独目青羊，有关阿尔泰山深处的秘密，才刚刚走进人们的视线。

第一章 死亡笔记本

王大校还在拼命地朝我招手，突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王大校的手电照过来。我的心猛地一颤，我看到一个影子，他就趴在我老头儿的身上，更确切一点说，是扒在老头儿的身上。

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小田抽着他经常抽的“大前门”，火光在黑暗中明明暗暗，微弱的光芒下，围坐的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冷峻和沉重。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黑暗，万籁俱寂，一行五人只有三只手电，而且电池都在濒临耗尽，所以此刻，谁都没有开手电。

我再次询问小田：“信号发出去了吗？”

小田一脚将发报机踹翻，骂道：“关键时刻，一点用处都没有！”

王国辉是人群里最镇定的一个，他是陆军 7115 师师长，大校军衔，也是此次考古的专家组领队。在新疆阿勒泰山的这次绝密考古勘察中，我们经历了这辈子最艰险，也是最恐怖的事情，即使像我这种活了大半个世纪的人，一下子也难以接受。在这不到三天的阿勒泰地下岩洞考察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队友，仅仅在横渡地下暗河的过程中，我们当中就有十多名负责安保的解放军战士死于暗河水怪之口。

这里是一个让人感觉恐怖的巨大地下岩洞，我们扎排泅渡了两天两夜，抵达岩洞腹部，后来水位搁浅，不得不爬上岸。这次考古活动，是我经历过的最声势浩大的考古，仅仅我们这一组就有十名考古和科研界的顶尖人物，还配了一名大校师长做领队，将近四十名负责安保的解放军战士。

才下到洞里，我就被这支队伍的阵势吓到了，潜意识里，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我有预感，这次考古一定非比寻常。而事实上，我们这支队伍，只是考古队的一支，陆续将会有十多支这样的队伍参与此次考古活动。

王大校突然皱起眉，把耳朵贴在地上，仔细地听起来，小田继续烦躁地抽着烟，火光中，我看到王大校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其他几人也看出苗头不对，都屏住呼吸，眼神跟着大校的脸色变化不定。王大校突然爬起来，打亮手电，对我们大吼起来，“地下河涨潮了，大家快往高处跑，别散了——”

我们此刻正处的位置是暗河的河床，不过暗河的这段早已干涸，二十多米宽的河床上，铺满鸡蛋大的鹅卵石，人跑起来特别费劲，更何况我们五人中还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专家。我与小田一人一个，搀扶着他们跑，老头儿一向待在实验室里的，跑起来很吃力。

我们跟着王大校一路朝地势高的位置狂奔，跑了不到十分钟，耳边就能真切地听到水势跌下的轰隆声了。

王大校催促我们加快步伐，突然他扭转方向，朝山壁奔去。顺着手电的光芒，我看到那是一个类似房子的东西，离我们几十丈远。水流的速度非常快，带着磅礴的气势冲击而下。我搀扶着那老头儿脚下一歪，差点连我一起摔倒，前面王大校在大声呼叫，“大水淹来了，快跑——”

我下意识地拖着那位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朝房子奔去，耳边大水奔涌的声音震耳欲聋，以至于在我因为奔跑而不断晃动的视角里，只能看到王大校站在房子面前，不停地对我张嘴巴。

我虽然年纪也不小了，马上奔六十，可是年轻时就四处奔走考古掘墓，锻炼出一身硬朗的身板，跑起步来不比小伙子差。老头儿被我连拖带拉，完全吃不消，就要瘫在大水里，我爬上梯形田埂，把他拖上来背到背上，大水已经淹没到我的胸口。我一直朝上狂奔，离王大校越来越近，心里一喜，王大校依然保持着歇斯底里的叫喊表情。

我的心突然一沉，王大校扯着嘶哑的喉咙叫喊着，“拉一下小田，小田和李教授被水卷走了——”

我猛然转身，看到小田的一撮头发在水面上晃了两下，消失不见，而跟他一起的那位国宝级的地质专家，早已踪迹全无。

几十米高处跌落下来的大水汹涌涨起，我狠狠地跺了跺脚，背上老头儿被一再颠簸，有点气喘不过来。王大校在房子面前，紧咬着牙，面目狰狞地朝我挥手，让我赶紧过去。我还没转过身来，一个大浪兜头砸过来，差点把我砸迷糊。

王大校还在拼命地朝我招手，突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王大校的手电照过来。我的心猛地一颤，我看到一个影子，他就趴在我和老头儿的身上，更确切一点说，是扒在老头儿的身上。

那个影子叠加在我俩的影子，头部有一部分探在外面，看轮廓有点不像是人，它的头很长，就像是某种动物的脑袋。水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没时间纠缠这些，我奋力朝前奔跑，终于跨上台阶。水中的台阶很长，我跌跌撞撞地爬了十几分钟，才抵达房子面前。奔跑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留意着浮在水面上的影子，是的，我没看错，水面上浮着的是三个影子，有个东西趴在老头儿的身上。

王大校一把将我拖上房子前宽阔一些的平地上，我将老头儿放下来，让他靠着已经铁锈斑斑的栏杆。我仔细察看他的后背，他的防水外套上除了冰冷的河水，再无别的痕迹。

王大校用手电照了一圈水面，茫茫大水中，除了翻涌的巨浪，别无其他。虽然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可是面对队友的葬身山洞暗河，我还是忍不住一阵悲伤。王大校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做声。

我忍不住问道：“刚才你在我背上看到什么东西没有？”

王大校默默地点着头，关上了手电，整个世界就这么黑暗下来，只有十几米下翻涌震撼的水声奔涌而过。

“是什么？你看清楚没有？”我急道。

“青羊——又是那只羊——”王大校黯然道。

我的心猛地一阵颤抖，冷汗顺着背脊流下来，又是它，难怪王大校眼睁睁看着我们在水里挣扎却只有招手呐喊的份。

王大校冷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转头看我一眼，道：“也许上面送我们下来，本来就是一个错误，虽然我是军人，可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该来这里！”

说完，他打亮手电，朝前走着准备去推房子的门，手电光中，我看到王大校突然停了下来，他看着两米多高的铁门呆住了。

我也跑到他旁边，一看之下，手足冰冷，爬满铁锈的大铁门上画满了邪恶阴森的羊头。看上去这些画儿全都是由红漆所绘，有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寥寥几笔，就将羊脸上诡异邪恶的表情展露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那只眼睛，直钩钩地看着你，目光中有着不加掩饰的怨毒与阴冷，更让人觉得恐惧的是，它好像在笑，虚伪恶毒的笑容。就好像是一个粗鲁的大汉，却偏偏学大家闺秀在梳妆台前描眉画眼，让人看了就想吐。

王大校看了我一眼，伸手推向铁门，那门没有上锁，也没有因为这么多年的地下腐蚀而使门轴卡壳，“吱”的一声，很轻易地就被推开了。

这时，我的脖子上突然一凉——

袁森放下笔记本，看着杨健教授，道：“那只独目青羊到底是什么东西？”

杨健教授没有说话，他推开窗户，夕阳将整个天边涂抹得一片通红，夏日的凉风吹动窗前的老梧桐，树叶发出沙沙的碎响。

将头伸出窗外，他深深地呼吸着凉风带来的清新空气，可是心头的压抑又浓重了一分。每一次重看那本日记本，他心头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的疑问也会随之多一分。

残阳打在泛黄的工作日记本上，钢笔字迹已经变得颇淡，袁森自言自语着，“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羊——青羊——”

这本日记本有几十页，除了开头那部分写了满满几页之外，剩下的要么半页纸，要么寥寥数笔，有的甚至是一两句看不懂的话，连语句都不通顺。

袁森重新翻开一页，这张纸上写的内容比第一篇要短得多，简直是两个极端。袁森甚至很难相信，在那样恐惧和黑暗的环境下，他为

什么会把第一篇写得那么详细，细致到每一个动作都记录得那么准确，可是为何每篇记录上都没有标注日期呢？

第四天了，我现在只能根据防水手表来确定白天还是黑夜，这个大到让人恐怖的山洞里，到处都是一片漆黑，手电电池濒临枯竭，无底的黑洞让人陷入绝望。

我与王大校分析了几次地图，突然醒悟过来，我们居然走进了一条岔路，可是这个山洞却又与地图上标注的山洞极其相似，就好像是原模原样复制过来的一样。

我们都陷入了沉思，小田没死，他被大水冲进地下河，被浅滩上的石头挂住保住了小命，可是跟他一起的李教授却再也没有消息，生死未卜。而我和王大校也已是满身创伤。这几日来发生太多离奇的事情，就算花掉我们几辈子的想象力，恐怕也不会想到这几日里的遭遇。

我们惊奇地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日本人留下的工事，甚至还有庞大的火药库，以及其他的电力通讯设施。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近代史上，只有英、俄入侵过新疆，日本人当年只染指中国中原地区，他们怎么会跑到新疆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工事呢？

我们蹲在日本人建造的地下走廊里，小田不停地抽着烟，火星一闪一闪。王大校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田机灵地给他递了一支“大前门”。

老头儿靠在冰冷的水泥墙上，无力地说：“既然走错了路，我们就得想办法快点回去，再这样走下去我们就是死，现在都弹尽粮绝了！”

王大校划亮打火机，火光照着他坚硬的面部轮廓，他是我们的领队，如果要退回去，也要他点头同意。

王大校摇头，道：“现在地下河涨水，我们原来走的路线都被水淹没了，再说——”

他望着我，眼里泛着红光，“我的兵不能白死，那个羊头到底是什么？我一定要弄清楚！”

隐隐的，我在王大校的眼里看出一丝不安，我的心里也渐渐升起一阵压抑，地下走廊里温度很低，可是我还是没来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窥探着我们，它就藏在黑暗中，不声不响，瞅准机会一举将我们全部杀死。

我的脑中回忆着当时的情形，巨大的山洞里，我们的竹筏撞上暗河礁石，意外拐进侧洞。侧洞水势下斜，有几只竹排差点兜底翻，我们经过几次转折，水势才平缓了下来，我们顺势绕进一个小洞口。

洞口里面豁然开朗，地下河并不宽，河边是浅滩，铺满了碎石子。这个山洞很奇怪，它的结构就像是一个穹顶扣起来的一样，十分开阔。我们在浅滩上意外地发现了许多石雕，那些石雕或倒或立，有的面容已经模糊斑驳，有的还可以看清大致的样子。这些石雕表层都很脆弱，估计许多年前地下河水深，它们就一直被潜藏在水里，后来水位下降，它们才浮出水面的。

有战士将一座倒立的石雕扶起来，意外地发现，那是一个人的半身雕像，它的面容比正常人粗犷，有点像未进化完全。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它只有一只眼睛，就像中国神话中二郎神那样在额头上长了一只眼睛，但正常双目的位置却是一块平整。

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那些模糊的石雕轮廓都像是羊，而且是瞎了一只眼睛的羊。很快去前面探路的战士跑回来，他们在山洞洞壁上发现了大量壁画，壁画内容古怪，画的全部都是只有一只眼睛的小人。

我和几位专家跟着探路的战士过去，走了一百多米，在浅滩梯田顶端，果然看到那墙壁上雕刻的壁画。壁画很长，但是最吸引我的却是壁画里只有一只眼睛的小人，还有被他们奉为神灵的独目羊。

我们当时都很振奋，没想到意外地在阿勒泰的山洞里找到了春秋时期神秘的独目人遗迹，这个部落以神秘著称，鲜少记录进史册，但是国外有专家研究证明独目人拥有过极端特殊的文明。

我看着壁画上的场景，一股说不出的凉意遍布全身，那只羊的神态是那么的诡异，它好像在看着你笑，可是你仔细看，它又好像是在哭，让人毛骨悚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阵狞笑，我的心里一沉，那笑声又变成午夜的嘤嘤哭泣，我猛地一激灵，扣响了手枪的扳机。

子弹贴着王大校的面皮飞过去，打在岩壁上，王大校寒着脸，其他人也都盯着我，怪声突然停止。

我瞪着王大校道：“你听到那声音了吗？”

王大校疑惑地继续朝我看，摇了摇头，其他人也是一脸茫然，摇着头。我的心一凉，道：“这里不对劲，我们快离开这里！”

这时，“轰”的一声，几名战士撬开了岩壁侧面的一道石门，那门密封许多年，打开后腾起一阵白雾，围观的战士纷纷让开。

王大校拍了拍我的肩膀，道：“放松点——”然后收起了枪，朝石门走去。技术员鉴定空气无毒，王大校跨进山洞，他的几名警卫员和专家也跟着进去。

石门背后的山洞不大，仅容两人并排进入，我们绕过几道弯，看到白雾中赫然出现一具棺槨，若隐若现。

几名警卫员推开棺槨，里面是金棺，警卫员合力推了几下，金棺纹丝不动。后面人递过来撬杠，抵在金棺盖下，左右各三人，数着一二一齐齐撬起来。我有点茫然地站在众人身后，我这大半辈子，也挖过不少墓穴，遇到过的怪事数不胜数，可是这次还是让我有点懵。六名解放军战士大喊着口号，军人硬朗的口号将山壁震得颤抖，我猛地醒悟过来，叫道：“快闪开——闪开——”

棺盖哗啦被掀开，一片黑影划过视线，王大校的警卫各个身手敏捷，瞬间卧倒在地，但是还是有两个没有避开，被喷到脸上。

那东西我当年参与考察汉代古墓的时候见过，叫火礮，其实就是浓度比较高的硫酸经过一些特别的处理。墓主人为了防止被盗墓，经常会在砖墙里放一道火礮墙。那两个战士脸上一片模糊，在地上翻来滚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糊的气息。立刻就有医务人员跑过来，将他们抬下去，王大校一脚踢翻了棺盖。

手电光中，一具骷髅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让人吃惊的是，那并非人的骨骼，似乎是一只野兽的，就像是羊，但是体型却比普通羊大了将近一倍。

一只羊居然被放进金棺里，古代葬礼，极端注重身份地位，能享受到金棺棺椁的肯定非富即贵的显赫人物。可是一只羊要享受这样的礼遇，确是让人吃惊得很，难道是？

我的心一颤，果然，羊的两只眼眶不一样，一只呈黑褐色而且眼骨处有不规则切口，另一只呈暗黄，很显然羊的一只眼睛以前遭受过创伤。也就是说，在死之前，它是瞎了的，它就是壁画上的独目羊。

我的心一沉，莫名地觉得这个地方诡异得很，这时，王大校从那只羊的脖子上解下一个东西，在手电光里，我看出来那是一块玉，晶莹剔透的玉。那块玉有半个手掌那么大，雕刻出羊的轮廓，果然，与壁画中刻的一模一样，那是一只独眼的羊。

王大校看了半晌，将玉递给我，那的确是一块美玉，色泽柔和，白度和润度都非常不错，甚至远远超过了一些古墓出土的玉石。

我翻过来，看到玉的脸，那只诡异的眼睛，正阴森森地盯着我，就仿佛切进了我的心里一样，耳边再次响起那种狞笑。我吓得手一哆嗦，玉跟着从手里掉下去，王大校一探身子，接过玉。

山洞的其他人也都很奇怪，小声道：“他今天是怎么了？”

王大校没有说话，将玉递给一位专家保管，转身走出山洞。

这里的地质勘测基本结束，根据勘测数据推测，这里应该是地下河的一条支流，在前面肯定会融入主河道里去。大家登上竹筏，沿着河道漂流下去，一路穿大洞走小洞，绕了无数个弯。而我则在回忆着那幅岩画的内容，还有那只让人恐惧的独目羊，为什么只有我能听到那声音，而别人听不到，难道真是幻觉？

我将视线放长，盯着一排又一排的竹筏顺水而下，突然我发现有什么不对。我转头对王大校道：“我们好像少了一些人——”

王大校数了一下人数，果然发现少了五个人，可是在离开之前，我们还清点过人数的啊，那五个人是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眼皮底下失踪的呢？

而这，只是我们噩梦的开始——

袁森重新翻开一页，那页只有潦草的一句话，老头儿死了。

后面的记录都很潦草，最后几页上写的都是同一句话，青羊玉，噩梦——

二十几页后面，剩下的工作日记本部分已经没有了，就好像是被硬生生地撕掉了一样。

袁森合上工作日记本，陷入沉思。青羊玉，他们在阿尔泰大山的山洞里究竟遭遇了什么？剩下的一半日记又去了哪里？这些都在他的心中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他抬头看向杨健教授，杨健抽着烟望向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空，目光是那么的深邃而惆怅，难道这也是一直以来困扰他的谜团吗？

第二章 沙漠迷尸

杨健教授手指在照片上连连点着，“你看这里，这个凹下去的弧形，就像是眼睛，你再看山顶岔开的地方，一分为二，应该是个悬崖，它就像是两只角，对不对？你再看这里——”

袁森越听越觉得身上冷飕飕的，是的，没错，这座山峰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羊头，独目羊头。

杨健教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撕开了的牛皮纸袋，上面打着加急 EMS 的标志，在日光灯的雪亮光芒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

杨健教授从牛皮纸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袁森，袁森疑惑的接过，看得出照片很新，如果不是新拍，至少是新洗出来的。

不过照片很模糊，还有曝光过度造成的失真，照片看上去灰蒙蒙的一片，应该是在阴雨天拍摄的。照片的取景很远，拍摄地是一片茫茫群山，照片的视角指向远处的山峰，山峰上是绿茵茵的树木和偶尔光秃的山石。

袁森看了十多分钟，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张相当普通的照片，确切地说是一张拍得很失败的照片。

拍照的人，应该是一个刚摸相机的新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新。这照片看上去取景既不规范，又不懂透视角度，而且胡乱曝光，应该是一个只知道乱按快门的人照的才对。